

经史说略

十三经说略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「十五」重点规划项目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

经史总说

李学勤

周易说略

郑万耕

尚书说略

刘起舒

诗经说略

褚斌杰

三礼说略

彭林

春秋和三传说略

曹道衡

SB M49/03

经史说略 • 上三经说略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史说略——十三经说略、二十五史说略/刘起轩、王钟翰等著.

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402-1404-X

I . 经… II . ①刘… ②王… III . ①十三经—说略 ②二十五史—说略 IV . ①Z126.2 ②K20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8980 号

书 名 经史说略——十三经说略、二十五史说略

责任编辑 杨韶蓉 李剑波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规 格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27.5 印张

字 数 780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
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 套

标准书号 ISBN 7-5402-1404-X

定 价 60.00 元(全两册)

出版说明

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既是中国传统国学重要典籍，更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与历史的载体。《经史说略——十三经说略与二十五史说略》就是为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、大学生与研究生编写的介绍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的一部国学基础读物。

一

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卷帙浩繁，语言深奥，一般读者难以读懂、读通，而如果读不懂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，就很难全面了解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。就《十三经》而言，每一部经典字数并不多，如《孝经》仅两千多字，《论语》两万多字，《左传》字数最多也仅二十四万余字，全部《十三经》加起来不足八十万字。然而，由于其言过阔略，语多古奥，再经时空远隔，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就变得晦涩艰深，难以卒读，非借助前人注疏无法读懂；而一旦掺入历代注疏，则又冗繁庞大，难以下手。《二十五史》却是另一种景象，除《前四史》外，其他正史在文字识读方面困难似乎比较隐蔽，但因部头繁重，网

罗丰富，即其中字数少者如《陈书》也近二十万字，部头大者像《明史》三百多万字，《清史稿》更是五百多万字。兼之又涉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天文、算学、地理、金石、职官、名物等诸多方面的知识，即使专治经史的人，也常常徒唤奈何，至于一般读者，就只有望书兴叹了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都在想方设法为诸经诸史笺注解释，“传”、“记”、“说”、“解”，“训”、“诂”、“注”、“笺”，形式多样，诸说纷呈。进入20世纪以来，许多先辈和前辈学者都撰写了大量经学与史学研究的著作，或介绍经史常识，或演绎经史精神，或撰述书目提要，或主编大型辞典、或编纂论文索引，为经史之学的研究、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传统经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形势、新的要求：一是有关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；二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也越来越多，为学人广泛利用；三是人们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却越来越少，对传统经史的阅读更是微乎其微。鉴于此，国家号召年轻一代，特别是大学生要了解祖国传统文化，掌握国学基本知识。因此，亟须出版一部既能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，代表最高学术研究水平，又能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地全面介绍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的书籍。这套书的出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。

二

本书在编撰体例方面的特点是：1. 全面、精练、准确地介绍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的书名缘起、编纂始末、刊刻流布、内容特点、学术成就、思想影响、研究状况等各个方面；2. 各篇论述尽量用通俗易懂、流利畅达的文字书写；3. 作者

以自己丰富的学术积累、深切的研究经验，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阅读本部经书或正史的心得与方法；4. 每篇字数原则上限制在三万字以内（个别的适当增减）。在遵守基本体例统一的前提下，不追求全稿的文风统一，而是由作者利用自己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根据本书的特点和作者自己的见解，自由挥洒，呈现出作者个人的撰写特点；5. 注释采用随文括注的形式，简明清楚；6. 每篇之后推介十种左右参考书目，以期为年轻学子或经史爱好者指示门径。

为体现上述特点，我们的作法与要求是：1. 撰稿人必须是学术界德高望重、名实相符的专门名家；2. 撰稿人在某经或某史的研究方面有专著出版或专文发表，并为学术界高度认可；3. 撰稿人必须是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，非常了解年轻学子的现状，并洞悉他们的特点，以期在撰稿时体现出针对性。

让我们欣慰的是，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约稿与撰稿，共有二十七位为大家所尊敬的先生允为撰稿。他们是：《周易说略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郑万耕教授；《尚书说略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起釪研究员；《诗经说略》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褚斌杰教授；《三礼说略》、《孝经说略》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；《春秋三传说略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研究员；《论语说略》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钦善教授；《孟子说略》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董洪利教授；《尔雅说略》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宁教授；《史记说略》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安平秋教授、暨南大学文化典籍研究所张玉春教授；《汉书说略》、《后汉书说略》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周天游教授；《三国志说略》、《魏书说略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说略》，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高敏教授；《晋书说略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大渭研究员；《宋书说略》、《南齐书说略》、《梁书说略》、《陈书说略》，首都师范大

学历史系蒋福亚教授及其弟子；《北齐书说略》、《周书说略》，武汉大学历史系何德章教授；《隋书说略》、《旧唐书说略》、《新唐书说略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黄永年教授；《旧五代史说略》、《新五代史说略》，厦门大学历史系郑学檬教授及其弟子；《宋史说略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裴汝诚教授；《辽史说略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锡厚研究员；《金史说略》，中华书局崔文印编审；《元史说略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；《明史说略》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有教授及其弟子；《清史稿说略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王钟翰教授。全书前冠以李学勤先生热情洋溢的《经史总说》。既各成统系，又宛若天成。

为方便读者起见，书后附有我们编排的《〈十三经〉〈二十五史〉基本参考书目一百种》。这一百种书目，加上全书各篇中所列参考书目共计二百余种，与论文四十余篇，组成一相对较为全面、系统的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研究论著目录，相信会对读者有一定的裨益。

三

《十三经》与《二十五史》从问世到定型，有一个发展增益的历程。如经有《六经》、《五经》、《七经》、《九经》、《十二经》到《十三经》等说，甚至清代段玉裁还有《二十一经》之说。即同一种说法，其所包含的经籍也不完全一样。而《十三经》之名虽成于明代，但实际自宋代在《十二经》的基础上加上《孟子》，就已经有《十三经》之实了。

关于《十三经》的排序，传统的次序为：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与《孟子》，这当然是因为《孟

子》最后挤进《十三经》而形成的历史的、自然的排序。但是自南宋朱熹撰成《四书集注》以后，明清两代将其列为士子科举考试的标准专用书目，《孟子》无论从地位还是影响方面都大大超过了《孝经》与《尔雅》。同时从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，《尔雅》虽号称“六经之梯航”，但毕竟是一部经学训诂之书。因此我们在本书的编排方面，在前人基础上有一点小的更动，即将《孟子》置于《论语》之后，《孝经》与《尔雅》之前，这样《十三经说略》的次序就成为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与《尔雅》。我们认为这样更能准确反映《十三经》的次序，也更能体现历史事实与现实标准。

与《十三经》一样，《二十五史》在其发展增加的过程中，也有《三史》、《四史》、《十三史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二十一史》、《二十二史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二十五史》等各种说法，而且诸说所包含史书也不完全相同。如清代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与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，同为“二十二史”，赵书却实际包含了《清史稿》以外的其余各史，因为该书将《旧唐书》与《新唐书》合为一史，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新五代史》合为一史，而钱书则没有《旧五代史》与《明史》，真正为“二十二史”。再如《二十四史》的说法并无争议，而《二十五史》之说却又不相同。明初所修《元史》，向为学界诟病，入清以后学者多欲重修元史，如钱大昕、魏源等人，或赍志以歿，或编有成书。民国时期柯劭忞著《新元史》二百五十七卷，被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下令列为正史，遂与前《二十四史》一起成为《二十五史》，但由于柯史本身也弊病颇多，此行政命令不为后人所接受。而随着《清史稿》的印行与流布，人们逐渐将《清史稿》与《二十四史》合称《二十五史》。到20世纪中后期，先有中

华书局校点本之《二十四史》和《清史稿》，后来如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的《二十五史》，以及诸多出版社出版的有关《二十五史》的续编、索引与辞典，也都是以《清史稿》为《二十五史》之一，《二十五史》之名遂成定型，而《新元史》为《二十五史》之一史则几乎再无人提及。由此也可以说，在没有一部新的纪传体《清史》取代《清史稿》以前，《二十五史》也就只能是目前这一提法了。

《二十五史》的传统排列次序为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与《清史稿》，这是按照朝代更迭的次序并夹杂修书时间先后的次序排列的。但如果从研究《二十五史》史学史的角度看，这种排列并不合理，因为有悖于史书修撰的前后顺序。若按这些正史修撰时间的次序，则成另一种排法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与《清史稿》，因为后一部史书的修成，在体例方面尤其像类传名目设置等方面，都有创新与继承的关系，不明此情，则会在研究与学习中造成误会误解，如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，就是未能明了此中情由，故所述类传因革多误，遭到陈垣先生的批评。本书《二十五史说略》的排序，仍依传统《二十五史》的排列次序编排，但在此提醒读者必须注意上述另一个事实，以免在学习中犯与赵翼同样的错误。

本书自 1998 年立项，到成书出版，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。每位作者都非常认真严谨地撰写了稿件，并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与热情的鼓励，在此向所有本书的撰稿作者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，也向早已经交稿的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国家古籍整理领导规划小组、北京市出版局的出版资助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！人民出版社编审戴文葆先生、中华书局编审梁运华先生、中华书局副总编、编审熊国桢先生审校了全稿，在此也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二〇〇二年九月

经史总说

李学勤

北京燕山出版社即将推出《经史说略》，编辑先生要我写几句话，我深觉荣幸，又有些惶恐。

《经史说略》书虽不厚，却是体大思精之作。这部书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（《二十四史》加《清史稿》）逐一介绍。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，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，堪称一时之选。全书各篇，既有系统的叙述，又有独到的见解，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，便利学人。对于这样的好书，我是不敢随意讲话的，所能说的，首先是我自己一定会仔细绎读，其次是向广大读书界竭诚推荐。

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。不少人自立课程，规定“刚日读经，柔日读史”（古人用干支纪日，日干值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的为刚日，值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的为柔日），坚持多年不废。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，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。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变革，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，但是如想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，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。《经史说略》一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。

“经”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。“经”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，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，从而“经”引申而有常、本的意思。被尊为基本典籍，常相传授的书，便叫做“经”。那些解释或发挥经义的，则称为“传”、“记”、“说”、“解”，后来还有“训”、“诂”、“注”、“笺”等名。

诸子作品也有称“经”的，如《墨子》有《经上、下》、《经说上、下》，《管子》有《经言》和《解》，《韩非子》的《内、外储说》也有“经”。不过这些文献，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，真正称得上是“经”的，只有《六经》。

《六经》见于战国，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《庄子》的《天运》和《天下》、《商君书》的《农战》、《荀子》的《儒效》等篇都有记载。其中《天下篇》说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，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可见《六经》不是儒家所特有。（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《经书浅谈》杨伯峻《导言》，第2—4页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）

曾有学者以为《庄子》等记述或系晚出，战国时的“乐”本来没有成文，质疑是否有《六经》存在。最近，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名，次序与《庄子》等全然一致，这种怀疑便消除了。

秦火以后，《乐经》亡佚，汉朝只有《五经》立于学官。到唐代，《礼》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《春秋》有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加上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，共为《十二经》。宋明又增添《孟子》，于是定型为《十三经》。宋代有人提到把《大戴礼记》收入，合为“十四经”，但没有成功。

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，像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讲：

“经禀圣裁，垂型万世，删定之旨，如日中天，无所容其赞述。”事实上，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，还是各抒己见，顺应时代的潮流，疑经、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，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。无论怎样，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，不了解经与经学，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。

和《十三经》类似，《二十五史》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。据文献记载，唐朝试士，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为《三史》。北宋时刻书，增加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和《五代史》，称作《十七史》。明代再加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，为《二十一史》。至清加以《明史》，称《二十二史》；武英殿本又有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，合成《二十四史》。民国时开明书店印行《二十五史》，是于《二十四史》外增收《新元史》一种。但在《清史稿》印行流布后，人们又逐渐将《清史稿》与《二十四史》合称《二十五史》，《新元史》慢慢就很少有人提到了。今天人们所言《二十五史》就是指《二十四史》加《清史稿》。

《二十五史》以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居首，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。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“史”这一职官，又称“作册”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。西周史职分工更细，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，史惠鼎引据《诗》文，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。至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，不畏强权，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。周代的史多为世袭，史墙一家即其明证。直到秦朝，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。（参看李学勤《试说张家山简〈史律〉》，《文物》2002年第4期）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。此后公私修史，历代不绝，《二十五史》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。

在目录学上，《二十四史》称为“正史”。《四库总目》认为“正史体尊，义与经配”，广泛流行的《书目答问》也主张“事实先以正史为据”。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，贬低了所谓“别史”、“杂史”等的作用。连四库馆臣也以《资治通鉴》编纂时兼收博采为例，承认各类史书并存的必要。（《四库全书》研究所整理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，第 611 页，中华书局 1997 年版）不过《二十四史》中，有的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是不朽名作，就是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之类，也属集体撰修，取材宏富，规模恢远，仍为研究者所必读。

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五史》，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，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。《经史说略》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。

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

目 录

经史总说	李学勤	1
《周易》说略	郑万耕	1
《尚书》说略	刘起釪	27
《诗经》说略	褚斌杰	65
《三礼》说略	彭 林	102
《春秋》与《三传》说略	曹道衡	142
《论语》说略	孙钦善	188
《孟子》说略	董洪利	231
《孝经》说略	彭 林	263
《尔雅》说略	王 宁	282
《十三经》《二十五史》基本参考书目一百种		295

《周易》说略

郑万耕

《周易》乃《十三经》之一，并居其首，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。其作为一部古老的典籍，最初是用于算卦的迷信之书，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，逐渐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。关于《周易》名称的意义，有三种解释：一是说，所谓“周”是指周朝，“易”为简易，《周易》即是周代人简易的算卦之书。第二种解释是，“周”是周普的意思，“易”为变易、变化之义，《周易》乃探求普遍的变化法则之书。第三种解释是，“周”即圆，《周易》就是研究循环变易的规律之书。多数学者认为，第一种解释比较符合原意。汉代人所说的《周易》，包括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个部分，传是对经所做的解释。

一、《易经》的著作年代和作者

《易经》成于何时，作者何人，迄今仍无定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提出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之说，认为伏羲开始画八卦；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，作卦爻辞；孔子作传以解经。东汉经师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辞说。宋朝朱熹概括为“人更四圣”说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新史学兴起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，认为卦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足证《易经》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因此出现了周初说、西周末说和战国说。

顾颉刚先生著有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，收在《古史辨》第三册中，第一次提出，从《易经》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《易经》的著作年代。其中有“康侯用锡马蕃庶”的故事。顾氏指出，“康侯”即卫康叔，封于卫，乃武王之弟，称康叔，其事迹在武王之后，故卦辞非文王所作。而《易经》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，据此，《易经》当成于西周初叶。

郭沫若先生在《青铜时代》一书中，收有《周易之制作年代》一文，认为《易经》乃战国初期的作品。其证据是《周易》中有几个地方提到“中行”。他以为“中行”是人名，指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，在与楚国交战时统帅中军，又称“中行桓子”，其子孙以“中行”为氏。据此，认为《易经》不能早于春秋中叶；可能是孔子再传弟子乐广子弓所作。其实，这种解释十分牵强。因为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（前672）就讲到“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，陈侯使筮之”的事情。这发生在荀林父做统帅八十多年以前，证明《易经》不是作于战国乃至春秋中叶，而在春秋初叶就存在了。《周易》中的“中行”二字，旧注解释为“中道”，是有理由的，并非人名。

李镜池先生在《周易探源》中，则折衷以上两说，主西周末年说，认为《周易》之编著，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，成书于西周晚期。

总起来说，虽然说法不一，但多数学者认为，《周易》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产物，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，而是陆续形成的作品。我们倾向于周初说。

《易经》是怎样编成的？可能是当时掌管卜筮的人，于每次占卜之后，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辞句记录下来，到年终，又将积累的筮辞和卜辞加以统计、整理，看其有多少条已经应验。已经应验的则筛选出来，作为以后卜筮的参考或依据。经过无